

火車

郭楓（在讀生）

一直以來，對於火車有種莫名執著的喜愛。

小時候，天生的暈車使得坐車對於幼小的我成為一件恐怖的事，唯有火車不會讓我害怕，還能在窗邊尋得幾分驚奇。猶記得那些年的春節，裹著厚厚的棉衣，毛絨絨的帽子圍巾遮的我只剩下一雙小小的眼睛。聽說要坐汽車回農村看望爺爺奶奶，便扯下圍巾哭的上氣不接下氣，無奈之下，父母只得依了我的意，大包小包奔赴火車站。彼時年幼，完全理解不到父親執意開車回家的心情，後來卻漸漸懂得，父親身為長子、出身農村，通過考學在城市落了腳，辛勤工作在城市扎了根，消化了一年的風霜雨雪、酸甜苦辣，過年總想把最光鮮的一面帶回老家。於是，我不再要求坐火車，父親高興地一路用帶著方言的普通話講故事哄我睡覺。一次次的，父親把大城市的小轎車開進他成長的山村，停在爺爺奶奶家門口的土坡上，像一座亮閃閃的獎盃。

那趟火車的確是遙遠的記憶了，直到去年，爺爺被查出重症，我又開始一次次的坐上那趟熟悉的火車。有時，父親會跟我一起，有時是表哥，有時是我獨自一人。

自上大學我便遠離家鄉，早已習慣了獨自戴著耳機在狹小的車廂裏顛簸。與父親一起時，他總不讓我戴耳機，卻也不與我多講話，總是眉頭深鎖，偶爾去車廂連接處抽根煙，給我打回一杯熱水或是一碗熱騰騰的速食麵，我也只是很乖地喝水、吃麵、靠在他旁邊小憩。父親會靠在硬座車廂深綠色的椅背上睡覺，打著低沉的鼾，有時趁機細細打量，恍然覺得眼前的人有些陌生，若不是火車讓時間

如此慢、讓距離如此近，我竟從未看到那些花白的髮茬，丘壑般皺紋縱橫的額頭與眼角，看多了，就難過的像有人拿棉花沾了熱水塞在喉嚨。

隨著學業的進展和朋友的增加，在家的時間越來越有限，與父親的時間表很難重合，便常常一個人坐上火車去看爺爺奶奶。有一天我對父親說：「硬座車廂我實在是受夠了。」父親說：「習慣就好，不知道哪一天就再也用不著坐了。」轉身點了根煙走向了陽臺。而我呆呆地站在那裏，突然覺得，有些事情雖然抱怨，卻不想真的被改變。

讀大學時，學期始末都要做一次交通工具的選擇，多數時候我選擇坐飛機回學校，坐火車回家，與很多人都相反。除去經濟、時間的考慮因素，坐火車給我一種回家的真實感。如果說坐飛機像電影中場景的迅速切換，一頓飯的功夫就穿雲踏霧地到了家，坐火車便像是長鏡頭，一切人事物都以舒緩的節奏實實在在的映入眼簾。車廂之中，瀰漫著各種味道，煙味、香水味、腳丫子味、各種吃食的香味；混雜著各種聲音，南方話、北方話、嗑瓜子的脆響、小孩子的啼哭；充斥著各種話題，家長里短、人生理想、明星八卦、時事政治……每一節車廂都像一鍋大雜燴，燃著人間煙火，煮著世情百態，咕嘟嘟冒著世俗的氣泡，轟隆隆在一個個城鎮間開開停停，晨昏不息，直至終點。

有些人是不坐火車的，對於他們來說，時間可以用金錢來換。而我兩手空空，時間暫且是我最豐沛的資源，趴在火車久未清洗的窗口，不知看了多少無名的美景，忽的一泊平滑如鏡的湖水，忽的一片燦黃耀眼的油菜花……模模糊糊，一閃而過，卻總能讓人眼前一亮，心頭一喜。

坐火車是再踏實不過的事，這跟事故率無關，全在內心的感覺。咣咣唧唧與鐵軌擦碰的聲音雖有些惱人，卻也安心一一聽，它在實實在在地往前開，每一厘

米你都感受得到。兜裏揣著火車票，揣著預定的目的地，剩下的便只是等待。若願意，補一些費用，還可以選擇其他站點，預知終點的行程，安心得甚至有些無聊。

坐火車時，人被局限於一方狹小空間，暫離熟悉的環境，終點未到，工作生活無法接續，對於獨自的旅程，那段時間便只屬於精神活動。思緒萬千也好，放空發愣也罷，都是按下暫停鍵後那一段多餘的劇情，在這樣的間隙裏，有的思想得到了解放，有的思想得到了休息，到站之後，又一一束縛起來，裝扮起來，勞累起來。

坐火車的機會越來越少了，動車，高鐵，飛機，整個世界都在不斷加速，火車也跟著快了許多。在我上大學的那座南方城市，有一列短程的綠皮小火車，速度很慢，沿途景致極美，成為了一些人浮生偷得半日閑的消遣選擇。還有一趟很有名的火車，從北京開往莫斯科，每週一列，全程六天五夜，沿途上高原、過湖泊，縱貫蒙古全境，駛入廣袤的東歐平原，讓人心馳神往。乘著飛機走馬觀花的環遊世界或許是曾經的夢想，而坐上火車，在漫長的顛簸等待中，把一方水土延展再延展，或許是實際的方式，卻更覺浪漫。

火車票依然廉價，奢侈的，是一段慢悠悠的時光。